

# 深流记

屠岸著

翻译巨匠屠岸先生的首部长篇作品  
13岁创作 尘封78年 首次面世

一部最忠实于事件原貌的「记叙文」  
一个少年眼中战争年代的独特记忆

他们講  
我的母親  
這個孩子  
走寒遠。  
游行。

# 漂流記

屠岸著

北方文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流记 / 屠岸著 . -- 2 版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  
出版社 , 2018.2  
ISBN 978-7-5317-3938-8

I . ①漂… II . ①屠… III .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819 号

**漂流记**

Piaoliu Ji

作 者 / 屠 岸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装帧设计 / 费文亮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哈尔滨汇鑫天勤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2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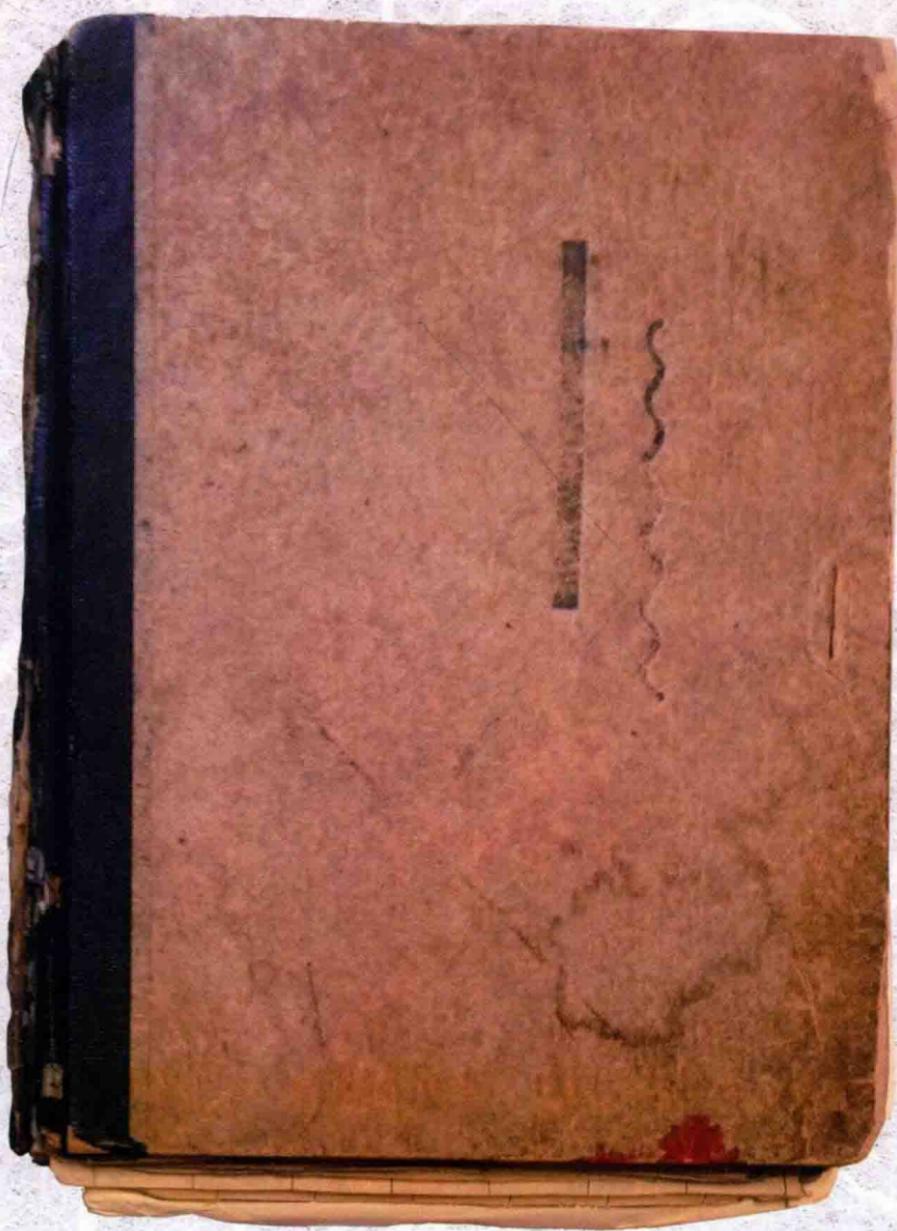
印 张 / 6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938-8

定 价 / 5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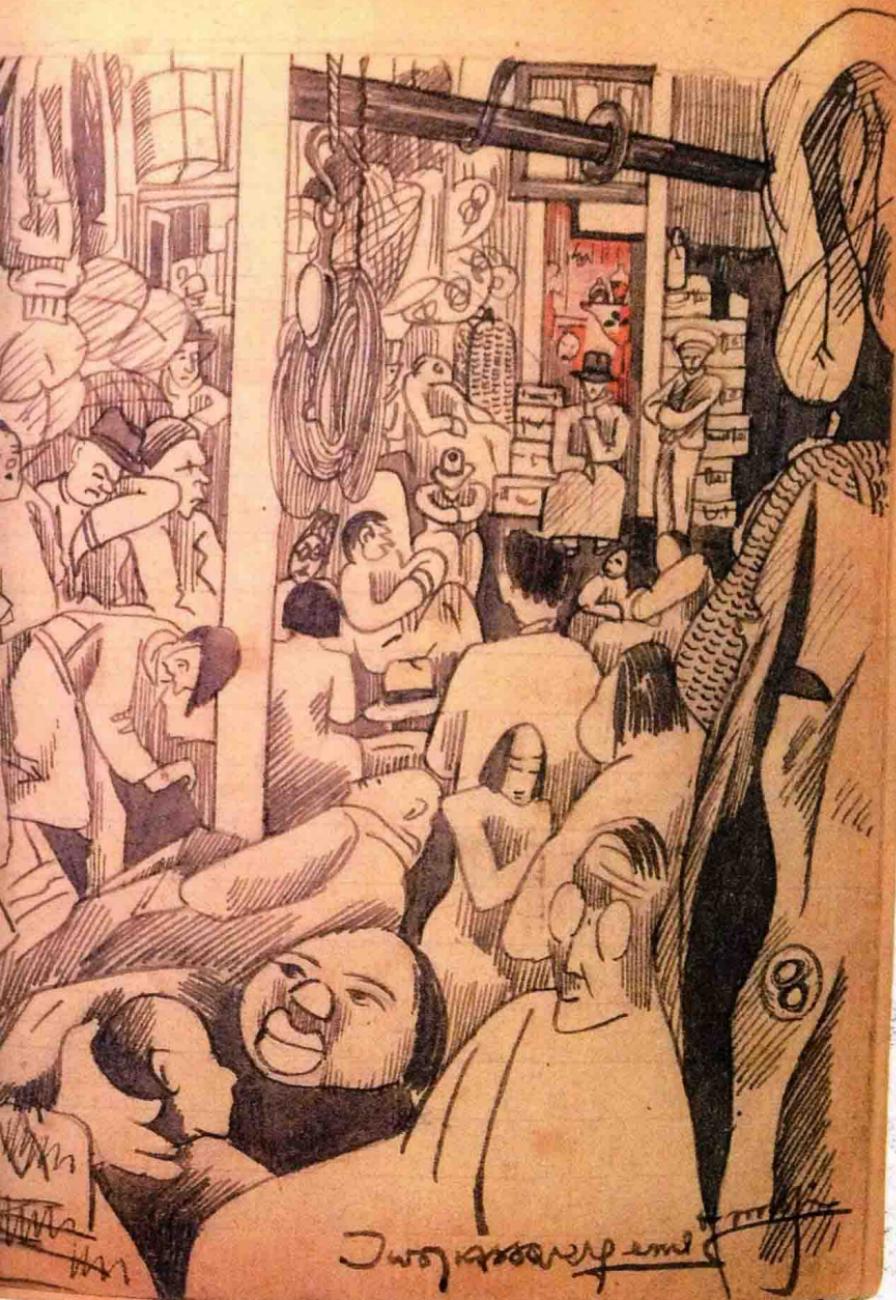
《漂流记》原稿笔记本

附圖七：瑞和輪中

中寫生  
輪火艙  
于瑞和  
十一月廿日  
民國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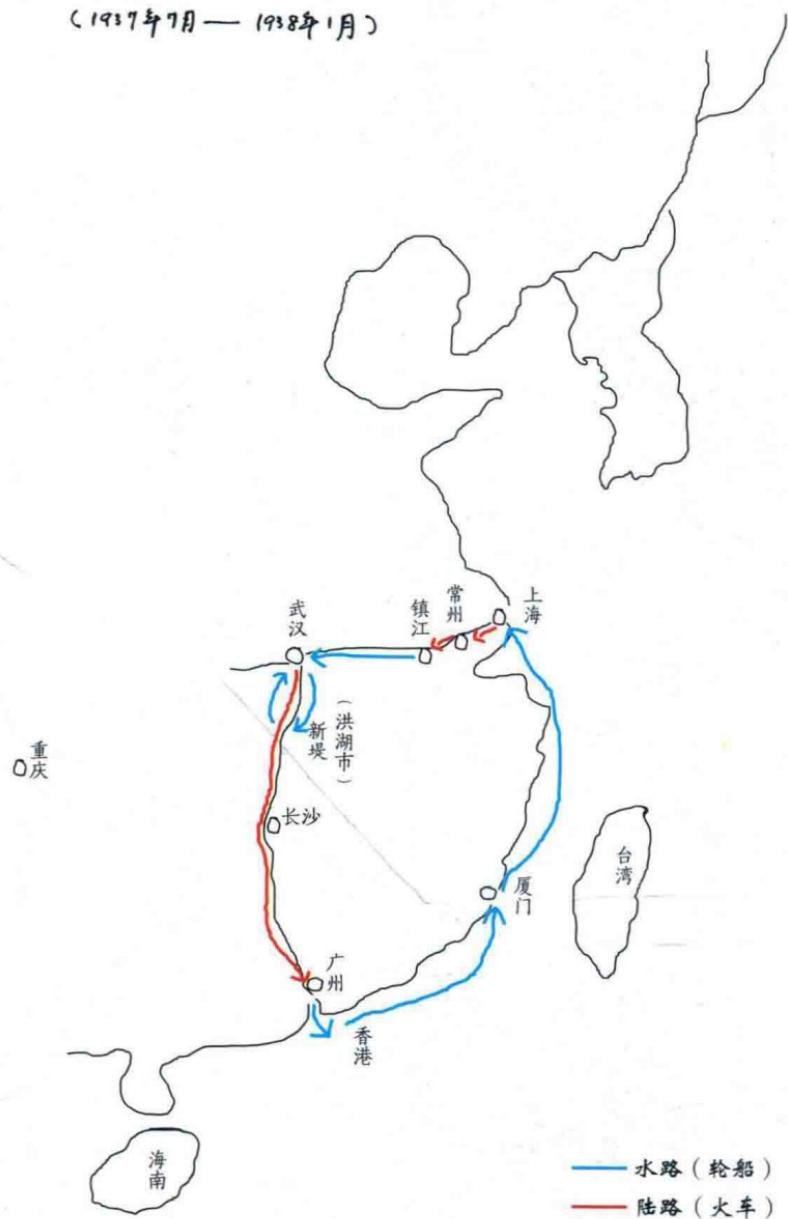


丁家  
理丽



## 漂流(逃难)路线示意图

上海 → 常州 → 镇江 → 武汉 → 新堤 → 武汉 → 广州 → 香港 → 上海  
(1937年7月—1938年1月)



## 《漂流记》新版序

这本小书，是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笔者与家人逃难避祸经过的文字记录。写作过程已在《〈漂流记〉：一点说明》中说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战争，是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人类尊严、抵制并击退日本侵略暴行的伟大人民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残暴的侵略战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人类的反动战争。日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和平人民，强奸中国的和平妇女，抢劫中国人民的血汗财产，烧毁中国百姓的房屋和城市建设。日本充分暴露了他们兽性的、非人的凶残本性。当年英国曼彻斯特的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来华采访后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外国人目睹的日军暴行》一书中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向世界公布称，“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一千八百万难民“被埋葬在黑暗与风暴之中”，日本侵华乃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最近中国吉林省新发掘出日本侵华军来不及销毁的档案，是日军侵华过程中自己写下的记录，内容涉及实施南京大屠杀、强制性奴隶（“慰安妇”）、向731部队“特

别移送”人员以供做活体试验、残酷奴役劳工等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罪行。这批档案相当于日军的“自供状”，为他们的罪行提供了原始证据，可谓铁证如山。

笔者当年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初中二年级学生，在日本侵略军迫近家乡江苏常州时，随家人逃难，一路上记下了所见所闻，文笔幼稚，但难得的是，所记的都是真实。虽然没有直接的战场经历，但所写的一草一木都是真实。若非亲身经历，不可能这样写出。它排斥了任何虚构与渲染，因此，它也就是历史。

它原是一本记事簿，是为了自己回忆时有个依据，从没有想到要正式出版。现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小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为了使读者获得更多认知，除了保留原有的插图外，还增加了若干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一幅逃难行踪路线图。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好意和责任编辑安璐女士的辛劳，感谢所有愿意翻阅这本小书的亲爱的读者。

屠岸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三日

## 《漂流记》：一点说明

这本《漂流记》写于 1937 年至 1938 年，记的是当时我与全家逃难的经过。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我原在上海中学求学，此时正返回故乡常州度暑假。日本侵略军沿京沪（今沪宁）线向南京方向进攻，迫近无锡、常州。当时我十三岁，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我随家人从常州逃到镇江，再逃到武汉、新堤（今洪湖市），后又经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轮船于 1938 年 1 月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姨母家。其时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但英、法租界日军不得进入，故称“孤岛”。我在逃难期间，一路记下所见所闻所历，途中时写时辍。到上海后，作追记补充，完成于 1939 年 6 月，其时我已十五岁。原稿用自来水笔（今称钢笔）写于一练习本上，附有插图若干，均为途中我和家兄孟厚（荣哥）的写生之作。这个本子除缺失十二页外，至今保存完好。今日略作整理，作一本小书，约十二万字，打印成册，复印若干份，以赠亲友。所谓整理，仅改正错别字，补正漏字，将某些学校或机构的简称改为全称（怕读者不明），此外将

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增加了第 24、25 两条注释和一项“附录”（《漂流记》中的人物）。当时稚拙的文风和童年的幼稚想法，一概保留，以存原貌。书名《漂流记》曾想改为《逃难记》，现决定不改。当年手稿上写了个笔名：叔牟，也保留。

屠岸 2013 年 5 月 13 日

# 目录

《漂流记》新版序 / 1

《漂流记》：一点说明 / 1

第一章 归故乡常州之后 / 1

第二章 前黄之行 / 4

第三章 逃难前 / 28

第四章 风雨夜程 / 38

第五章 风尘中的省会——镇江 / 45

第六章 浩渺的长江 / 49

第七章 大都会中之彷徨者 / 60

第八章 巧遇 / 71

第九章 小火轮中 / 77

第十章 大镇——新堤 / 84

第十一章 异乡的生活 / 96

第十二章 新居 / 106

第十三章 返道 / 120

第十四章 奔走在武汉 / 135

第十五章 铁道线上——粤汉铁路 / 138

第十六章 珠江之畔 / 151

第十七章 南海一小岛——香港 / 158

第十八章 天涯畅言 / 165

后记 / 178

附录：《漂流记》中的人物 / 181

## 第一章 归故乡常州之后

刚欣然地从上海回故乡常州家中准备过暑假的我，突然被七月七日（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怔住了！接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的消息，犹如不绝的雷声，传了过来，当时是多么的惊讶！对于时事的注意，似乎成了一种瘾癖。

八月三日，父亲从上海回常州，并带来了一具五灯的收音机，因此我跟母亲等每晚听中央电台报告时事。它本来是预备给祖母消遣的，如今各电台均停止娱乐播音，却有了一个特殊的用途。

荣哥自镇江军训回来（七月卅日），住不了几天，便在八月六日同父亲到上海去了。

时局一日紧张一日，八月七日同学丁元生君回常州，据他说上海的形势已入战争状态。果然，八月十三日晚间，沪战轰然爆发，京沪火车向上海去的一段亦停止运客。我们唯一的慰藉是前线胜利的消息。此外，我到母校觅渡桥小学去看望美术老师吕荷生先生，或赴西直街丁元生家谈天，以消磨闷热的暑日。

九月十七日的上午，父亲和荣哥从上海回来了，这是我所万想不到的，原来他们绕道苏嘉（苏州—嘉兴）铁路，吃了千辛万苦，才到常州，其目的是荣哥要回常州中学读书。

我的读书问题，曾与元生商量多次，上海中学当然无法可去，而上海中学又不寄借读证来，无法可想。及后，借读证寄来了两张，便设法向省立常州中学商量借读办法，孰知省常中之初一、初二不开班，因为人数太少。我便只得报名县立中学，交了学费准备去借读。但我不幸足上生疮，不能行走，遂请了数日假。适此时省常中因应学生之要求，初一、初二开班了，我便带痛去上课。县中的学费只退了半数。在常中数日后邂逅上海中学同学张燮元君，他一见我，立刻说：“上中已开课了，我们快些去吧！”

我当然惊奇，并且怀疑。惊奇的是上中怎样会开课？怀疑的是去上海的路途已断，说要去上海不是他一厢情愿？但张君却很镇静地拿出了一张报纸，是上中招生广告，借校址于上海法租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室。至于去上海的路，张君说本可以转苏嘉铁路，而今尚有长途汽车可直达上海法租界南洋桥。我被他一说，心中跃跃欲试，忙找丁元生告诉了他，但他并不表示如何赞同，我的勇气突然为之一蹶。归家告诉母亲，也得不到同意，父亲也复去上海了。此心只得坠下，眼望着张君得意扬扬地走向汽车站。

我仍天天到常中去借读，那功课真使我感到百般无聊。尤其使我焦虑的，便是足疾的病势加重。医师屠友梅舅舅说：必须告假休息，方能获愈。因此，我的学业又中止了，每日百无聊赖，只阅读些书籍，以度乏味的日子，而足疾竟

无完好的希望，每日到屠友梅处医治，必用剪刀、钳子之类，令人痛苦之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在十月十三日下午，敌机竟大举轰炸武邑<sup>①</sup>，我们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惨祸，吓得魂不附体，平卧在地上，静听着远近的机声，祷告着祸不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祖母静坐在诵佛经，我们只是窒息地卧着，只要听到“轰”的一声，脑中便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印象，不知要伤害了多少生命和财产。我惭愧自己是那样地怯弱，但我想在第一次受惊的人，有哪几个是泰然的？不过，在受惊之中，更加强了对日寇之憎恨！

这次的轰炸，就在火车站附近死了百余名老百姓，真是绝对不能预料的事。

① 武邑即常州，今称武进县。

## 第二章 前黃之行

十三日敌机首次举犯武邑，次日又轰炸戚墅堰<sup>①</sup>龙头房<sup>②</sup>、电灯厂。常州城内居民，许多已逃到乡间。我们饱受惊吓，自不能坐以待毙，并且祖母在堂，更应负保安之责，便决定逃难到前黃<sup>③</sup>去。

十四日晚间雇好三部黄包车，十五日早晨二时半动身，乘黄包车出发，去者有祖母、母亲、荣哥、我及珑妹，尚留姑母在家中照料。当时尚在黑夜，荣哥是骑自由车<sup>④</sup>跟在我们的后面，途中亦不时听见飞机嗡嗡之声。及到前黃，天刚放明，<sup>⑤</sup>杨锡类先生等出来迎接我们进屋。此地空气清新，风景幽雅，晚间居住于“新园”。荣哥于次日回常州读书。我每日环游其间，精神为之振作不少，而足疾亦因此而愈，喜不自胜。

但不幸之我，大腿上又生了一个“块”，疼痛难忍，杨

① 戚墅堰离常州约十余里，为一热闹之市镇，沿京沪路。

② 龙头房即火车龙头之库。龙头即火车头。

③ 前黃在常州之南三十六里，是乡村的一个镇，农产颇丰富。

④ 那时自行车又叫自由车、脚踏车。

⑤ 请参阅后节第二页之作文一篇。